

怀念挚友潘健飞

燕南 2024.3.24

健飞已经去世四年了（2020.5.28 去世）。他和我本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的同学。他是军属，后来却因为他爸爸的历史问题（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），哥哥提前从部队里复员，健飞也考不上大学了。入大学没门，只好自己学医。历尽挫折，全家还曾被赶上山下乡。四十余年过去，他现在是福州市一位很有名气的坐堂中医了。各种病症，西医或别的中医认为难治时，健飞却敢于一试。“三指努力知分晓，两服争取见疗效”，是写在他名片上的宣告。如果没有民间医学的这个宝藏，如果没有他的灵性和拼搏，他差不多就在那个制度下被压碎了。“还好有中医，”他曾心有余悸对我这样说。



五九年高考发榜，我分配到福建师院英语系。到了厦门，我买了一个价格较便宜的小脸盆，还买了一张五块多的火车慢车票，就到福州了。到站后，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我的名字，原来是潘健飞来接我了。我们找到师院外语系的接待站，把行李交给他们，就和健飞步行从火车站走到他在水部的家里。

1963年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在福建教育学院。报完到，领了红校徽和工作证，我就回龙海老家了。八月十五日兴高采烈来到教育学院，却被告知英语函授广播不办，要我去闽

侯一中。我是很不情愿的：要去中学我不如回家乡中学。但教育厅说我必需服从分配，我也只好去了。去闽侯一中时是健飞陪我的。隔年四月我才又调回教育学院，直到1969年10月下放。在教育学院的日子，健飞常来看我。他在工厂当厂医，曾经给了我做木工需要的东西，如凿子和磨石，还给了我一盒创可贴。我要学武，他就把万籁声的侄子慕适介绍给我。

来美以后，我们一度还有联系。下面是他1991年底给我的信（部分）：

燕南：

前封信去厦大，这封去美国，下封大的整月去了。原来写信不多却多有妙处，那麽，我岂特望收到你的远骂？

而时常想起你，虽并没有信札、图帖和一声消息，却这样早已经一年而年而年了。思念你，并感到你的思念；相信你好好幸福，也相信你对我的同样信念。长思，深忆，相知相见也不须期了。那麽，你的耳朵岂特红之染之？

转自蔡君的信、图帖及整诞卡如期收报。

那怀表，很好很喜欢，随身佩随时看，从此不读人间烟火，迎而替之晚而晚的末那人生。谢了你，谢了蔡卿此生。而她捐表，特得拜望，且记得十多年到文亨君那处的一次大聚会。这鬼，请再向她顶礼。

我好，那私事位共，费番口平白伤了人心，五十知天命，无以言之。职福喜晋爵，知其一纸之物，亦以焉哉。和其躯体硬朗，魂空无恙。双亲垂老端垂爱，手足众多闲顾多。大家庭的暖流却让我“不知老之将至”，不谪人世冷凉，和以自勉的心也是常年不冻港。

你呢，我小时候的老伙伴。请把你的大事小事甚至更微不足道，都告诉我好吗？

窗外又是秋夜好，秋聲入耳，秋思動心腸。秋思思量的季節，是生命的恩歌。落筆在恩索裡紛飛，努力覓它自己最後作為的世界。這歌是最動聽，最悅唱，甚至最好吃的。親愛的老朋友，我們七月過十年未見了，但此時此夜，這歌，我們也來一部唱好嗎？

多勞作多珍攝多來信。

角斜
夜好夢圓

1991.12.4

后来，他惜笔墨，不来信了。2007以后，我多次回国看望妈妈，也得到福州跟他和慕适见面。下面是2007年跟慕适和朋友们（健飞后排左三）：



怀念挚友潘健飞（3）

下面是 2013 年我们子弟学校庆祝毕业六十周年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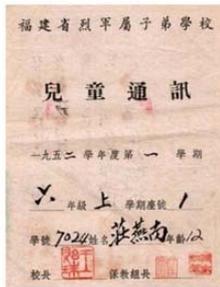
下面是 2016 年在 64 年前的小学老师应端章和林丽生家里:



怀念挚友潘健飞 (4)

2017年应端章老师九十大寿，我和健飞前去祝贺：

燕南与健飞给应端章老师的生日卡



庄燕南 潘健飞

2017.10.27



敬祝应老师九十大寿
生日快乐，举家同乐！

yannanus@gmail.com



怀念挚友潘健飞 (5)